

4月25日,由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主办的“乡愁印迹——贵州村史村事文化传播活动之探访阳明足迹”在贵阳市修文县举行。专家学者、媒体记者及相关工作人员走进天生桥村、幸福村、王阳明纪念馆等地,踏寻先贤行迹、品读经典诗文、发掘阳明文化在黔贵乡土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,解读村史村事中的阳明文化基因与时代价值。

本次活动特邀浙江大学“求是”特聘教授、阳明文化转化运用工程学术委员会委员董平,贵州大学哲学学院教授、阳明文化转化运用工程学术委员会委员邓国元,贵州大学阳明学研究中心主任、副教授、阳明文化转化运用工程学术委员会委员张明三位专家随行研学解读,以专业视角解码阳明文脉,为乡土文化传承与文旅融合发展赋能。



跟随阳明足迹探寻黔乡文脉

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董容语 文/图

漫步天生桥：山水寄初心 诗韵承文脉

500多年前,明代思想家王阳明谪居贵州期间,曾沿龙场驿古道向西游历,路过天生桥,并留下经典诗作《过天生桥》:“水光如练落长松,云际天桥隐白虹。辽鹤不来华表烂,仙人一去石桥空。徒闻鹤驾横秋夕,漫说秦鞭到海东。移放长江还济险,可怜虚却万山中。”

站在天生桥村的观景台上,远眺天生桥,悬崖对峙、石桥凌空、飞瀑流泉、云雾缭绕,震撼人心,专家们首先围绕乡愁话题展开交流研讨。

董平谈道,乡愁,是人们与先贤足迹之间天然的精神联结与血脉羁绊。跨越岁月更迭,人们始终会眷恋承载厚重历史与人文底蕴的土地。“天生桥是王阳明内心世界与黔贵大地相连的精神纽带。正因先生途经此地,他挥笔写下《过天生桥》,让一处自然地成为传承厚重历史文化的人文精神地标、文化价值坐标。”

张明剖析了《过天生桥》的创作背景与精神内核。他表示,1508年,王阳明初入黔地,身处绝境、困顿交加,他在饥寒病痛与生死考验中完成思想蜕变,这就是著名的龙场悟道,实现了由向外求理到吾性自足的思想升华。他受贵州最大的土司安贵荣邀约,前往水西腹地的象祠游历考察,当他途经天生桥时,被雄奇的天生桥所震撼,触景生情,于是写下此诗。

《过天生桥》的首联“水光如练落长松,云际天桥隐白虹”,描绘天生桥山水相依、石桥凌空的磅礴气象。尾联“移放长江还济险,可怜虚却万山中”则是由景入情、由境入心,王阳明感叹天生桥如果移放长江,可以让天险变为通途,但它却虚却在万山之中,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。暗含他希望能够冲出群山,冲破障碍,实现经邦治国、经世致用的抱负。所以他在另外一首诗中写道“寄语锋头双白鹤,野夫终不久龙场”。

邓国元表示,天生桥不仅是一座自然石桥,更是一座文脉之桥、精神之桥。村落依山而建、伴山而居,人与自然和谐共生,行走于青山绿水之间,品读阳明诗文、追溯先贤足迹,能够汲取向内生长、向善而行的精神力量。悟道之后的王阳明,心境豁然开阔,广设书院、讲学传道,其豁达格局与济世情怀,在同期诗文与人生实践中一脉相承。如今,“知行合一、天人合一”的阳明核心思想,早已融入贵州精神血脉,成为乡土发展的精神内核。

五百载岁月流转,阳明精神依旧浸润天生桥村。据了解,天生桥村依托天生桥、三人坟、蜈蚣桥、奢香古驿道等自然人文资源和阳明文化底蕴,通过完善旅游基础设施、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,构建“吃住行游购娱”完整产业链。2023年,该村入选贵阳市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录。

驻足三人坟：精读《瘞旅文》 体悟良知大义



探访队伍循着明代奢香夫人修建的“龙场九驿”古驿道,来到位于天生桥村蜈蚣坡古道旁的三人坟。站在《瘞旅文》的石碑前,邓国元详细讲述《瘞旅文》创作始末与历史背景。

坟墓始建于明正德四年(1509年)七月。当年,一名来自京城的吏目携子带仆远赴南方任职,不幸在一日一夜间接连客死在蜈蚣坡。时任龙场驿丞的王阳明心怀悲悯,将三位素昧平生的异乡人妥善安葬,并写下名篇《瘞旅文》。该文入选《古文观止》,三人坟也因此名扬中外。

董平从文学审美、生命哲学的角度展开解读,他表示,一般祭文多悲切哀怨、凄苦沉郁,而《瘞旅文》独树一帜,长歌当哭,悲而不伤,克制又深沉,这也是其最震撼人心之处。董平认为,王阳明掩埋三位素昧平生的异乡人,深层来看,也是在与自己坎坷贬谪过往告别。他以炖鸡薄酒祭奠亡魂,不悲戚哭诉,转而以歌寄情,以文安魂,尽显至真至善的本心。《瘞旅文》集中诠释了阳明心学中良知的核心内涵——对生命的极致尊重。同时,这篇文章也是王阳明万物一体思想的直观印证:众生同源、生命共感,心怀对世间万物的包容与悲悯。

“良知,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,是普世共通的是非准则。”邓国元解读,《瘞旅文》打破生死桎梏,彰显王阳明通透豁达的生死观。龙场悟道后,王阳明彻悟“圣人之道,吾性自足”,看破世间本源、看淡生死得失。纵使陌路之人客死他乡,依旧以礼安葬、撰文祭奠,以歌悼亡,以本心善意温暖苍凉世事,让这篇短文兼具文学价值、人文价值与哲学价值。

交谈中,董平有感而发,龙场悟道的本质是勘破生死,人是“向死而生”的,以何种姿态面对死亡,才是自主选择的生命意义。王阳明在洞穴中向内求索、悟透心学;而掩埋路人、撰写《瘞旅文》,则是向外践行良知,然而内外本无界限,万物皆为一体。

“人肉身有限,所占不过方寸,但心量可纳宇宙。”站在三人坟前,董平感叹道,王阳明所言“心虽只有拳头大,良知却能包容天地”,正是此意。大道之行,天下为公;坚守良知,便是坚守永恒的真谛。

走进幸福村：阳明文化赋能基层治理

离开三人坟,探访队伍前往紧邻阳明洞的幸福村,实地调研阳明文化赋能基层治理、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成果。幸福村距王阳明龙场悟道之地不足一公里,属于当年阳明先生日常活动、与当地人交往的范围,村落历史悠久、民风淳朴,且为多民族聚居村寨,苗族、布依族、汉族等群众世代和睦共处,多元文化交融共生。

在村委会,墙面图文并茂地展示王阳明生平行迹、心学格言与典故故事。

针对阳明文化赋能乡村治理的现实意义,邓国元作出阐释。从思想内核来看,阳明心学强调人格自觉、精神自立,引导民众修身自律、明责担当,以内在良知筑牢诚信根基与道德底线;从社会实践来看,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崇尚人性本善,依靠教化引导、自我约束维系社会秩序,与古代乡贤治理、乡村自治模式高度契合。法律是底线约束,良知是日常指引,幸福村以良知教化人心,实现自律与他律相辅相成,为基层治理提供鲜活样本。

“古今时空虽有差异,但人们追求幸福、向善向好的目标始终一致。”董平了解到,幸福村村名自古沿用,由此可看出“幸福”本身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恒久的价值追求,与民生向往高度契合。

“王阳明龙场悟道之后,随即修建龙冈书院,传道讲学,周围少数民族学子纷纷前往请教求学,幸福村的先民可能就曾亲自去向王阳明先生请教过,所以阳明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力在这个村子一直传到现在。”张明补充说。

在了解到幸福村还有良知调解室后,董平多次点赞幸福村的治理模式,该村将阳明思想转化为贴合乡村实际的道德规范、处事准则、治理理念,以文化涵养乡风、以善治凝聚民心。《论语》有言“为政以德,譬如北辰,居其所而众星拱之”,当个体实现自我修身、内心有序,社会公共秩序自然安定和谐。乡村是基层治理的基石,幸福村的实践模式可复制、可推广,为新时代乡风文明建设、基层

矛盾化解、和美乡村建设提供宝贵借鉴。

打卡纪念馆：溯源心学诞生 传承先贤精神

临近正午,一行人走进全面升级改造后的王阳明纪念馆。该馆总面积1760平方米,设有序厅及六大主题展厅,搭配室外廊道碑刻展陈,全方位、系统化展示王阳明生平轨迹、龙场悟道历程、心学思想体系、事功成就与时代价值,集中呈现阳明心学最新学术研究成果。

董平为纪念馆撰写了序言,文中写道,阳明心学由是诞生于黔中大地,龙场则成为阳明心学的首善之区。明代的贵州,虽处于文化的边缘区域,但山水清嘉,民风淳朴。阳明先生与龙场的居民语言不通,但素朴天真之本性,却使他们能够心心相印,居夷处困,却始终坚定成为圣人之初心,被放逐的绝境,终究被他转换为精神境界升华的悟道之地。贵州成就了王阳明,而王阳明则在贵州播下“心学”种子,其“立志、勤学、改过、责善”的教育理念,深刻影响了贵州这片土地的文化气质。其文章诗词,更为贵州大地留下不朽的文学印记。

“阳明先生带着一颗与道同一的心灵离开了贵州。他此后的全部讲学,都从他的光明心体流出;他的全部生命活动,都是对‘知行合一’的实践。”董平表示:“王阳明离开贵州之后,其讲学传道、立身行事、建功立业,皆源于龙场悟道的本心自觉,以知行合一践行圣人之道,成就立德、立功、立言的千古品格。”

本次探访阳明足迹活动以古村为载体、文脉为纽带,挖掘阳明文化乡土基因,让先贤故事活态传承,推动阳明文化走出典籍、融入生活,以优秀传统文化赋能乡村振兴,让千年心学智慧在新时代焕发蓬勃生机。

